



你离开的两年，物换星移，时间没有为了任何人停留；
但是每天我会在车水马龙的路口停一停，
等着你出现，大步向我奔来。

山涧清秋月 著

[下册]

我的 倾城 谋划师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的倾城谋划师 / 山涧清秋月著. --青岛: 青岛

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5552-7090-4

I. ①我… II. ①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6223号

书 名 我的倾城谋划师

著 者 山涧清秋月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东明

责任校对 商芷宁

特约编辑 李宇东

装帧设计 蒋 晴

照 排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开(880mm×1230mm)

印 张 15

字 数 30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7090-4

定 价 55.0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畅销·青春文学

[上册] 目 录

Chapter 01	1
Chapter 02	13
Chapter 03	26
Chapter 04	40
Chapter 05	57
Chapter 06	66
Chapter 07	83
Chapter 08	97
Chapter 09	110
Chapter 10	121
Chapter 11	136
Chapter 12	148
Chapter 13	160
Chapter 14	175
Chapter 15	192
Chapter 16	208
Chapter 17	222

[下册] 目 录

Chapter 18	237
Chapter 19	252
Chapter 20	267
Chapter 21	280
Chapter 22	295
Chapter 23	309
Chapter 24	322
Chapter 25	335
Chapter 26	349
Chapter 27	364
Chapter 28	376
Chapter 29	396
Chapter 30	411
Chapter 31	423
Chapter 32	436
Chapter 33	449
Chapter 34	457
Chapter 35	466

Chapter 18

我的倾城策划师

陈振东到九跸来了，夏一心看到他的时候，差点没认出来，一年多没见，他瘦了不少，苍老了不少，看来这一年当中，他经历的事不少。夏一心推测，他来找司昭南肯定是因为东方实业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秘书进去送了两次茶。陈振东在司昭南的办公室待了四个多小时才出来，司昭南把他送到门口，见夏一心一直愣在办公桌前，走过来问：“怎么不出去吃午餐？”

夏一心问：“陈振东的项目，你打算让谁来做？”

司昭南说：“我来做，他那个人戾气太重，交给其他的人我不放心。”

跟陈振东这样的人合作会很有压力，稍有不慎，对方可不是解约这么简单。

自从接了陈振东的项目，司昭南来公司的时间就少了，夏一心能见到他的时间也少了，她不知不觉想念每天早上来的时候，他笑着对她招

呼的那声“一心”。

芸竹要跟她对账这个月的账目。一下班，夏一心就去了咖啡店。芸竹把账目拿出来，她仔细地看了一遍。最近半年来，营业额非常稳定，她忙起来，顾不上咖啡店的时候，芸竹也能很好地把店打点好，她正打算对咖啡厅的盈利进行重新分配，分给芸竹的份额多一点，才能对得住她的辛苦。

芸竹把一盒包装精美的巧克力交给夏一心：“帮我转交给顾丛诚。”

算算日子，快到情人节了，夏一心说：“干吗让我转交，这种东西肯定是要自己给的。”

芸竹一脸沮丧：“我要是能见着人，还用得着你转交吗？”

夏一心一直以为两人打得火热，尤其是芸竹这种活泼玩闹的性格，再闷的人都经不住软磨硬泡。她说：“卓颖一走，他就升成了副总，最近又接手了一个大项目，是挺忙的，我在公司也只是偶尔能见到他，你这个忙，我不一定能帮上。”

芸竹问：“情人节，你打算送司总什么？”

夏一心嘀咕：“我干吗要送他情人节礼物，我们又没什么关系。”

芸竹恨铁不成钢地说：“你是瞎子吗？这么优秀的男人你都不要，你要找什么样的？小心过了这村，没这店，悔死你。”

见夏一心不说话，芸竹接着说：“我看得出来，他很喜欢你。依我看，他绝对不是个容易见异思迁的人，我给你提个醒，现在的女人都不是瞎子，当心被人捷足先登。”

芸竹每每聊起别人的恋爱，俨然一个爱情专家，为了不让她继续说下去，夏一心敷衍着：“知道了知道了。”

顾丛诚送了一张温泉票给夏一心，一家新开的温泉度假酒店，在缙云山上。这个时间，缙云山上的雪还没有化，一边泡温泉，一边欣赏雾

松雪景，应该非常不错。

夏一心看看日期，是情人节那天的，她说：“你可以邀请芸竹去，你现在忙得神龙见首不见尾，她失落着呢，趁这个机会好好安慰安慰她吧。”

顾丛诚挠挠头：“我最近忙得日夜颠倒，哪还有那个闲情，而且这张票是一个客户送的，他们的温泉酒店新开张，去了还有小礼物可以拿，重要的是要给他们做调查问卷，我正在做他们的项目，去了不利于理性思考，所以这个忙一定要帮。”

夏一心想着情人节也是一个人过，去一个热闹的地方，有吃有喝有玩，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接过来：“保证完成任务。”

好久不见的秦烁出现了，他现在瘦了不少，眼睛却非常有神，以前一头灿烂的黄发也染回了黑色，穿着干练的西装，举手投足间稳重了不少。夏一心笑着调侃：“都说认真工作的男人最有魅力，看来你长大不少。”

秦烁一听，立即比了一个耍帅的手势，向她眨眨眼睛：“你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帅得让你移不开眼？”

夏一心白了他一眼：“少来啦，给你一根杆子，你还真往上爬呀！”

秦烁的笑容意味深长：“一心，情人节那天，商场联合超市有大型促销活动，还能赢奖品，你来吧，我刷卡，要什么给什么。”

情人节很多商场都会以情侣游戏当噱头，吸引顾客。

夏一心摇头：“我要去帮忙做一个市场调查，下次吧。”

她正好把顾丛诚送的票拿来当借口，去山上躲躲。

秦烁丧气地道：“什么调研这么重要，商场打折促销，去买东西能省不少钱。”

夏一心笑：“哟，花钱如流水的人竟然会说出打折、省钱这种话

来，看来真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秦烁得意：“以后的我会让你特别有安全感，让你恨不得立刻就嫁给我。”

情人节正好是星期六，夏一心的休息日。前一天，她就把去缙云山的用品收拾好，准备晚上趁着人少，开车上山，先在那里住一晚，第二天是双休日，又是节日，上山的人肯定不少，堵起车来，花在路上的时间比泡温泉还要多。

她正要出门，却接到司昭南打来的电话：“明天你到公司来一趟，帮我弄一些资料。”

她的情人节温泉之行就这么泡汤了。

夏一心一大早去到公司，因为是假期，不少人都约会去了，办公区非常安静，司昭南的办公桌上堆了不少资料，他正在手绘图表，专注的样子真的很帅，低垂的眼眸，浓密的长睫毛，眼神很深邃，每一次看他，她都会心如鹿撞。

看着图纸上写着“东方化工”四个字，夏一心问：“东方集团的项目进行得怎么样了？”

司昭南身体微微往后靠在椅背上，微皱着眉头，她已经猜到几分。

司昭南说：“陈振东前年从国外购买了一批新设备用于生产水性涂料，但我发现这些设备是一批淘汰机械，所以他的生产成本相对较高，市场的竞争力也比较低。我细问了一下，这批设备是他一个朋友当中介买来的。”

他话里的意思，她明白，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想必当时也是出于朋友间的情谊，所以陈振东才毫不犹豫地下了这批订单，如果让陈振东知道这位朋友暗中坑了他，只怕会做出不好的事情来。

夏一心说：“你找我来，是想让我帮忙做东方集团的市场预估？”

司昭南摇头：“东方集团的负债太多，我建议宣布破产，否则这个烂摊子，陈振东背不起。”

想起上一次不愉快的见面，陈振东对他的事业很是看重，夏一心问：“他能接受吗？”

司昭南说：“这不是接不接受的问题，是只能这么做，我们只是顾问，又不是神，无法撼动经济的法则。”

说着，他把一份资料交给她：“鹤圣美妆想对产品定位进行评估，市场方面你最在行。”

夏一心点点头，接过来，正准备转身出去，司昭南叫住她：“你去哪儿？”

“回家呀。”她得先通过网站和论坛了解一下美妆行业的现状，这个在家里做也是一样的。

司昭南说：“我不止一次说过实践的重要性，反正你今天也闲着，就现在做吧，回你的办公室。”

看来他今天是要逼着自己加班了，领导都开口了，不好拒绝，她没好气地哦了一声，去了自己的办公室。

夏一心已完全专注于工作中。司昭南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办公室的门口，见她一直低着头，只得敲门提醒，她抬起头：“司总，有什么事吗？”

“没打算下班吗？”

她赶紧看看电脑下方的时间，下午五点，平时这个点还没有下班。

司昭南说：“走，一起吃饭。”

“哦。”她把下载的文件保存好，关上电脑，拿上包，“走吧。”

走出办公室，夏一心才诧异，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听话，他叫来就来，他叫走就走？刚才她正把近五年来美妆的发展历程整理好头绪，脑袋里装的全是数据，一时犯晕，就被他给忽悠了，已经走出公司，她只得硬着头皮继续跟在他后面。

出了电梯，夏一心突然接到顾丛诚打来的电话，问她是否去了温泉酒店，她很抱歉，因为临时加班没去成。

顾丛诚说：“不要紧，下次有机会再去吧。”

她听出顾丛诚的声音里带着遗憾，于是说：“你哪天休假，叫上芸竹，我们一起去吧。”

挂断电话后，司昭南问：“谁约你今天去泡温泉？”

夏一心解释：“丛诚哥送了我一张门票，是客户新开的度假中心，请人去体验一下，给点意见。”

街上的餐厅门口都立着情侣餐的广告牌，司昭南知道夏一心喜欢吃火锅，提议去公司对面的火锅店吃饭。他想要包间，但今天生意太过火爆，只有靠墙角的位置，只能将就。

菜端上桌，司昭南突然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个深蓝色的小绒布盒子，递到夏一心面前：“送给你的。”

夏一心惊讶：“情人节礼物？”

司昭南说：“看看喜不喜欢。”

夏一心接过来，轻轻地打开，里面是一条银白色的项链，坠子是蝴蝶形状的，中间嵌着一颗约有一克拉大小的钻石，晶莹透亮。

她知道这种大小光面钻石的价格，赶紧合上，递还给他：“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他不接，说：“觉得过意不去，可以回礼。”

这是明摆着交换情人节礼物，其实能在浪漫的节日里收到礼物，她心里是开心的。但她接着又问：“你今天叫我来加班，不会就是为了送我礼物吧？”

司昭南笑了笑，没有回答，她像只刺猬一样畏畏缩缩，他就只能主动一点。

他说：“我帮你戴上吧。”

礼物都收了，自然是要戴上的，夏一心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司昭南接过盒子，走到夏一心的身后，将她披在身后的长发轻轻一撩，露出雪白修长的后颈。古人云，美颈如玉，大概指的就是这个样子。

白金的项链贴在锁骨上，冰冰凉凉的，心却是暖的，夏一心说：“谢谢。”

“你喜欢就好。”

尽管两人之后的话题一直与工作相关，但气氛变得温暖而宁谧。

吃完饭，司昭南送夏一心回家，车开到小区门口，门卫说：“夏小姐，您的花还放在我这里。”

说着，门卫转身走进休息亭，从里面抱出一大束香水百合交到她手里。

司昭南问：“谁送的？”

夏一心看了看上面的卡片，是秦烁送的，在公司的时候接到快递打来的电话，秦烁以为她在家，把花送到家里，结果没人，她只得让门卫暂时代收。

司昭南一踏油门，车驶进了小区的车库，他心里有点不是滋味，看来她挺招人喜欢的，前面有秦烁，后面有顾丛诚，他现在仗着近水楼台的优势，一定要让这个女人先接招。

车停在公寓楼下的车库里，夏一心说了声“谢谢”，正要伸手开车门，司昭南突然说：“今天晚上的火锅太咸了，请我上去喝杯茶吧。”

家里的茶叶正好喝完了，夏一心问：“柚子茶可以吗？”

前天芸竹送了两罐亲手做的柚子茶给她，因为她不喜欢太甜的东西，所以芸竹特意放了很少量的糖，口感还不错，也适合男士喝。

司昭南点头：“好啊。”

走到公寓门口，夏一心才想起家里乱糟糟的，以前开咖啡店的时候时间充裕，收拾打扫房间是一种休闲与乐趣，现在忙起来，她只能趁休息日收拾打扫房间，昨天想着去温泉度假中心，只顾着收拾出行的东

西，没有整理房间。想到司昭南的家收拾得整齐妥当，一尘不染，她就觉得羞愧。

在门口停住，她问：“你能不能过十分钟再进去？”

司昭南已经猜到了：“没收拾？”

夏一心红着脸：“忘了。”

“我帮你收拾。”

他握住她的手，将食指放在指纹锁上一扫，门就开了。推门进去，几件这个星期穿过的外套搭在沙发的扶手上，茶几上一堆凌乱的书，地上有外卖的打包盒。她喜欢泡茶，桌上放着的白色瓷杯里，底部积了一层薄薄的茶垢。

一进屋，司昭南就俯身开始收拾东西，分类、打包，连衣服哪些可以机洗、哪些必须干洗，都分得清清楚楚。

他说以前做过成衣的项目，对衣服的材质和洗涤方面的知识做过很细致的调研，没想到这些在生活上还很适用，至少他的衣服从来没有洗坏过。

夏一心赶紧去泡茶，等她把茶端出来的时候，司昭南已经把客厅收拾妥当，垃圾扔到外面的收纳箱里，连地板都打扫过，凸显出她像个生活白痴，需要人照顾。

夏一心说：“谢谢。”

司昭南走到她面前，接过茶喝了一口，说：“别光嘴上说说，至少得有点实质性的感谢行动。”

夏一心疑惑：“你想要什么感谢？”

她刚一说完，他就俯身下来吻她，他们的身高差让他把腰弯得很低很低，跟上次一样，就在两人唇瓣只差一厘米的距离时，她想开溜，却被司昭南紧紧地扣住肩头，他的吻不再是轻轻地一碰，而是热烈地将她的唇瓣含住。炽热的气息，就像一团火，夏一心被这团火一点一点地融化着，早已经忘了要和他保持距离。

她从来不知道，原来吻可以缠绵悱恻，就像小时候吃过的软糯的热糍粑。寒冷的冬天，她和爸爸一起去巫溪的乡下，那里过年的时候会打糍粑，用石锤把白色的糯米打得又黏又软，然后放在瓷碗里，拌上炒米、花生、芝麻和黄糖磨成的粉，好想一口一口吃下去，永远不要停。

夏一心轻轻地哼了一声，司昭南的手迅速往下滑，来到她的腰间，手臂用力一带，她的身体就瘫软地倒向身后的沙发。司昭南用手臂紧紧地护着，她倒下去的时候，只跌在又软又暖的垫子上。

他的吻让她不能呼吸，缺氧让脑海里一片空白，也带走了她的理智与坚守，她用手环住他的脖子，不由自主地回应着他的热情。

突然，司昭南的手再次扣住她的肩头，往下一压，两人的唇就分开了，明明是他先挑起的激情，却在炽热得快要让彼此融化的时候戛然而止，夏一心疑惑地问：“怎么了？”

司昭南站直身体，嘴角带着坏坏的笑：“今天就到此为止，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

诱发的激情还在夏一心身体里蔓延，呼之欲出，司昭南却在这个时候收手，就像做好了满桌的山珍海味，却不让人动筷，活活馋死人。

夏一心又羞又臊，却难以启齿让他留下来，索性赶紧背过身不看她。

司昭南忍俊不禁：“晚安。”

很快，她听到了清脆的关门声，他真的走了。

夜色深沉，夜场会所这类销金窝里的沸腾与喧嚣才刚刚开始，陈振东从包间出来去了卫生间，顺便透口气。现在公司运转困难，他正需要大笔的资金贷款，今天请的人可是他的财神爷，招待好他，是公司起死回生的关键。

卫生间里，陈振东拧开水龙头，洗手的时候不禁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又苍老了不少。许多人羡慕他有这样纸醉金迷、挥金如土的生

活，又有多少人知道这背后的辛酸与奋斗？

他目光往右，发现旁边一个男人目光炯炯地看着他，男人面相斯文儒雅，眼神柔和中却透着凌厉之气，不像是泛泛之辈。

陈振东觉得眼熟，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对方先开口：“陈老板，久仰久仰。”

陈振东疑惑地问：“你是？”

“我在九罏工作，陈老板是司总的座上客，哪记得我这样的小人物，我叫顾丛诚。”

原来是工作之余的寒暄，陈振东兴趣不高，敷衍地哦了一声，正要离开，顾丛诚突然开口说：“我正替陈老板感到不值。”

陈振东停住脚步：“你说什么？”

跟司昭南一起去商会的秘书打电话给顾丛诚，说半道上有人截停了他们的车，然后司昭南被一帮人强行带走了，秘书认不得来人，于是记下了车牌号，让作为副总的顾丛诚想想办法。

夏一心正跟顾丛诚一起吃午餐，她知道陈振东脾气发作的源头，公司除了司昭南，能拿主意的就是顾丛诚了。

顾丛诚从不把她当外人，直接说出他的想法：“陈振东是典型的利益至上的人，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要从他那里救人，得知道司总到底是什么地方触怒了他。”

夏一心说：“东方化工已经没什么前景可谈了，水性涂料的市场已经进入饱和期，陈振东守旧的管理已经让公司不堪重负，他贷款去购买新设备本来就是失误的决策，再支撑下去，只会让公司负债更多，不如就此收手，清算公司还可以留存一些实力。因为之前在莲初的收购案上，司总和陈振东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他大概是觉得司昭南在借机报复。”

人如果放不下过去，就看不到未来。商场上，不会有永远的赢家，

也不会有人永远一败涂地。

顾丛诚说：“你先别急，我找个中间人去探探陈振东的意思。”

他派司机去把秘书和车一起接回公司，秘书心急，把司昭南被人强行带走的事说了出来，公司里突然人心惶惶。司昭南一直是公司不可动摇的领袖，现在主心骨没有了，流言四起，有人说现在的商业竞争如同战场厮杀，对手为了打垮九罟，才不惜对司昭南下手，这次只怕有去无回了。也有人说司总得罪的是黑社会，别人故意找他麻烦，只怕很难脱身。

夏一心觉得，司昭南不在的时候，一定要稳住公司的人心。

她让顾丛诚把秘书叫到办公室，告诉其这件事的利害关系，让秘书以公司稳固为先，承认所说的话只是个人揣测。

顾丛诚接着把公司的全体员工叫到会议室，当着大家的面责备了秘书不负责任的言行，秘书承认，在传达的时候夸大其词，司总只是跟客户产生了一些意见不合的矛盾，双方争执起来，司总一个人留在那里处理客户关系让她担忧，才说不负责任的话，引起公司的骚动。

原来是虚惊一场，大家也能放心地回到各自的岗位上继续手头上的工作。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夏一心担忧司昭南的处境，尽管他不是个善茬，但在陈振东这种不讲规矩的人面前，难免会有所掣肘。想来想去，她等不及顾丛诚这边的消息了，毕竟顾丛诚是个外省人，人脉大多是在工作中建立的，涉及自身利益时，不少人会很客气，但真正需要他们帮忙，尤其是会得罪人的忙的时候，对方就未必肯出手了。

庆市的商人们很自然地分成三派，一派出身优渥家庭，父母都是有名望的人，他们的商业之路起点很高，再加上后天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例如秦宇川；有一类出身草根，但踏实刻苦，抓住了机遇，一飞冲天，在发达后也能克己律人，例如夏翔文；最后一类，他们也出身贫

寒，凭着摸爬滚打拥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他们对于竞争，对于敌手，做法会稍偏激，戾气颇重。在第一派人眼里，他们是不入流的商人，却也是最不想招惹的一类，例如陈振东。

不到万不得已，夏一心是不会去打搅秦宇川的，秦伯伯帮了她太多，她有自知之明，不想让对方觉得她是个依赖人的寄生虫，所以有困难的时候，她都会自己想办法解决，但眼下，求助于秦宇川是唯一的办法。

尽管秦宇川不屑于跟陈振东这类人打交道，但就他在庆市的商业地位而言，陈振东是会忌惮几分的。在莲初的收购案中，陈振东选择作为辅助司昭南的下手，就是惧怕天临集团的实力，不敢直面跟秦宇川抗衡。

夏一心给秦宇川打去电话，秦宇川惜才，很爽快就答应了，让她别担心，在公司等消息。

司昭南很快就回来了，他跟陈振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握手言和。看来是她想太多了，以司昭南的口才，在商业方面的言谈，很少会有不信服他的人。

司昭南说：“我怀疑有人故意在他面前诋毁我，否则，他不会这么激动。”

陈振东多疑又固执，身边并没有什么智囊，所以在经济转型期，没有顺应市场的变化，才导致满盘皆输。

夏一心问：“你是担心那个人在一直针对你？”

司昭南突然笑了。

夏一心感到莫名其妙：“你笑什么？”

“你在担心我。”

这场突如其来的劫持有惊无险，反而让司昭南感到高兴，她的心疼与着急，可不是装出来的。

正如司昭南所说，陈振东不是按常理出牌的人，夏一心担心真有人